

社会语言学文献综述

李 莹

(广西教育学院 广西 南宁 邮编: 530023)

摘 要: 社会语言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 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 它研究语言和社会的关系, 或者说联系社会研究语言。本文通过对学科简介、发展历程、研究范围、理论构建、研究方法及其研究意义等方面的论述, 对社会语言学进行文献综述。

关键词: 社会语言学 理论构建 研究方法 研究课题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410(2003) 05—0051—05

1. 社会语言学简介

1.1 产生原因

社会语言学的产生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 从诞生之日起它就带着浓厚的批判性质。它认为结构主义语言学和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转换生成语法”着重研究语言形式的分类、分布和语言的共性研究, 对语言的社会功能, 语言的差别和差异却置之不顾。这样的语言和语言学研究不能反映现实世界语言使用的真实情况, 因而是片面的。社会语言学把语言的差别和变异作为研究对象, 是对传统语言学的补充和修正。

社会语言学的形成既有它本身的原因, 也有社会历史的原因。

第一, 本身的原因。20 世纪初, 索绪尔区分语言和言语, 提出语言是符号系统的学说, 并强调对语言系统进行共时的研究。这开创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的先河。从此, 西方语言学的主要力量集中在对语言结构系统本身的共时研究上。50 年代后期, 转换生成语法学派崛起。转换生成语法虽然在许多方面与结构主义不同, 但二者的基本研究方

面仍然是一致的。乔姆斯基(1965)指出, 转化生成语法是研究语言能力的。而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1966)则认为乔姆斯基这种涉及语言能力的理论抽象地论述理想的事物, 而未把社会文化因素作为其描述的内容。语言学家对这种封闭式的语言系统的研究的批评也并不否定结构主义学派和转换生成语法所取得的成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随着人们观察的深入, 这种研究的弱点也逐步暴露出来了。这首先表现在它舍弃了许多因素, 如使用语言的人、时间、地点的因素, 还有某一言语社团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因素等等, 因此就不能正确解释许多语言现象。社会语言学的兴起是与人们对语言现象的关注有关系的。

第二, 社会历史的原因。语言研究由实际需要而产生, 社会语言学的产生也不例外。在 50 到 60 年代, 不少国家出现了一些与语言有关的社会政治问题。如在 60 年代的美国, 由于经济危机和种族歧视, 许多黑人和非白人少数民族难以找到工作, 这些人缺少教育, 担任不了技术工作。美国当时就掀起了一个民权运动, 语言问题也成为这个运动的内容之一。政府也比较重视社会语言学的调查, 为

之资助了一些经费。又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许多独立国家,不少民族生活中发生变化以及社会经济改造等,引起了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重大变化,也引起了一些社会语言问题。随着人口流动速度加速,各个国家中操双语的人越来越多,加上操同一语言的言语社团中夹杂不少少数民族,导致使用语言的情况日益复杂。这些都要求语言学作出正确的解答。

此外,科学技术的新的发展,特别是电子科学的突飞猛进,使得现代社会成为信息化的社会,引起了信息交换划时代的变化。现代科技的发展对人类语言的使用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机器翻译、计算机技术及信息论和控制论的发展,要求语言形式化和技术化,以便进行自动操作和运算。语言的形式化和技术化并不改变它的交际功能,而要求进一步探索社会对语言的有意识的影响和作用。这些也要求人们对社会语言学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1.2 社会语言学的发展

社会语言学发展至今已有40年的历史,N. Dittmar 曾将它的发展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1. 1964年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建立,出版第一批著作;

2. 1964—1967年对社会语言学的地位进行系统的讨论;

3. 1966年起对有关问题进行有计划的、综合性的大规模实验性研究;

4. 1968—1972年对社会语言学的理论进行总结(这一工作至今仍在继续进行),解决一般的社会学问题和某些特殊的语言问题;

5. 1972年以后逐步进入社会语言学的应用研究,对已经提出的各种理论进行深入的检讨和修正。

1.3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及研究范畴

布莱特(Bright, 1966)指出,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变异,研究内容涉及七个方面:说话者的社会身份,听话者的身份,会话场景,社会方方的历时与共时研究,平民语言学,语言变异程度,社会语言学的应用。Hymes(1974)认为社会语言学有三个目标:

语言和社会,即指向社会的,具有现实目标的语言研究;社会现实的语言学,涉及语言变异和各类社会集团以及社会形式的语言学,以语言理论而不是语法理论为目标研究语言运用。而祝畹瑾(1992)将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1)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语言状况如双语制,多语,多语或多方言状况,各类言语共同体使用语言的状况和特征。2)各类语言变体的构造特点及其社会功能。3)交谈情景与选择语码之间的关系以及语码选择与人际关系的相互作用。4)社会以及不同集团对各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评价和态度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效应。5)由于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原因以及语言接触所引起的语言变化的方式和规律等。而其研究也可分为5种类型,即

1) 语言学的社会语言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言语。核心问题是语言变异;

2) 民族学的社会语言学。其研究核心是人类交际能力,最终目标是建立综合性的人类交际学;

3) 社会学的社会语言学,即语言社会学。研究重点是语言和社会之间的全局性的相互作用,主要任务是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重大语言问题;

4) 社会心理学的社会语言学。研究重点是全社会或某个社会集团对使用某种语言变体的评价和态度;

5) 语用学的社会语言学。以会话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探讨会话原则和策略,研究会话结构和风格。

而Fishman(1972)将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分为宏观与微观两方面:微观社会语言学以语言为出发点,研究社会方言和语言变异,考察社会因素对语言结构的影响。宏观社会语言学则以社会为出发点,研究语言在社区组织中的功能。(Asher 1994, wolfson 1989)

1.4 社会语言学的几个基本概念

1.4.1 语言变体(Variation)

语言变体,也称语言代码,是“具有相同的社会分布的一组项目”(Hudson1980),可以用来指语言、方言或语体,也可以用来指单个的语音、语法或词

汇项目。变体是一个中性名称,它摆脱了传统的“语言”、“方言”、“地方话”、“土话”等具有价值判断的名称所附带的感情色彩和偏见,给语言学家带来方便,避免误解。

1.4.2 言语共同体(Speech Community)

又称言语社团或言语社区,是对群体的语言使用者进行分析所采用的基本单位,是指在某种语言使用上持有某些共同社会准则的人员的集合体,其大小可按照研究的需要和抽象程度来划分(祝畹瑾 1992)。某个国家或地区、某个城镇或乡村、各种社团都可视为言语共同体。

1.4.3 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这一术语是海姆斯根据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提出的。在海姆斯看来,乔姆斯基所谓的“语言能力”只是语法能力。人们在运用语言进行交际时,不仅要考虑是否合乎语法,还要考虑是否得体,这就是“语法性”和“可接受性”。人们掌握的语言能力应包括什么时候说话,什么时候不说话,跟谁说什么样的话,什么时候说,在什么场合谈,以什么样的方式谈。这种运用语言进行社会交往的能力就是交际能力。

1.5 社会语言学的主要研究派别

研究语言和语境的关系,关注语言和文化的关联,探索词语的社会意义,是社会语言学所关心的要点问题。有关此类问题的哲学讨论古已有之,西方语言哲学历史上旷日持久的“名实之争”实际上也涉及了社会语言学所考虑的内容。到20世纪60年代,欧美出现了两个重要的语言学流派,为社会语言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这就是以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与费斯(Firth)为代表的伦敦功能学派和以鲍斯(Boas)和萨丕尔(Sapir)为首的北美人类语言学派。

马林诺夫斯基以研究土著文化著称,是人类学功能学派的创始人。他在人类学和民族学著作中探讨了语言问题(Firth 1957)。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强调语境研究的重要性。但他对语境的论述还只是一种探索,是针对人类文化语言学中分析手段的不完善而提出的(Campbell 1994)。三十年后,语境理论在“伦敦学派”创始人费斯那里才得到实质

性的发展。他首次以较完善的方式阐述了说话人、语言形式、语言环境等因素的相互关系,创立了语言学研究中的“语境学说”(1957b)。马林诺夫斯基和费斯都主张结合语言在社会中的功能来研究语言结构。而韩礼德(Halliday)弘扬了费斯关于语言功能的研究,尤其在社会语境中语义的研究上有独特的见解,明确无误地声称“语言系统是一个社会语言学系统”(Halliday 1978)。

而北美人类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 Boas(1911)从人类学角度出发,强调不同人种、语言、文化的变体及其多样性,反对在分析与描述工作中沿袭套用印欧语法理论。他关注民族研究,建议创建语言学与民族学共享数据库,考察研究语言形式与文化内涵之间的关联(Darnell 1994)。Sapir 将 Boas 的理论进一步发展,创建了语言文化观及语言流变理论。他的晚期研究不限于狭义的语言学内容,而是转而讨论文化对个性发展的影响以及个体在文化中的创造性问题(姚小平 1999; Darnell 1994)。而沃尔夫(Whorf)提出了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认为人们的语言决定人们的思维方式,从而进一步发展了萨丕尔关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理论。而1964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分校召开的第九届国际语言学大会更确定了社会语言学在语言学研究领域中的地位(Bright 1966)。

2 社会语言学的理论构建

现代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发展,似乎从一开始就与社会学 and 心理学这两个学科结下了不解之缘(杨永林 2001)。就语言学理论本身而言,寻求一种普遍性理论一直是语言学家梦寐以求的最高标准。而由于学科内容的多样性,在语言学领域建立普遍性理论只能是一种奢望。在社会语言学这类跨学科领域里,更常见的是不同理论的竞现(Coupland 1998)。

Hudson(1996)认为,社会语言学家迫切需要一种一般性概念框架来整合事实,得出理性认识。Romaine(1994)认为社会语言学缺少一种令人信服的理论模式来专门研究社会冲突与社会歧视问题。Coulmas(1997)则认为就理论而言,社会语言学处于

一种相对孤立的中间状态,一边是社会学的理论,一边是语言学的理论。学科类属的交互性和学科内部的多样性,导致了社会语言学在理论构建上的特殊性:局部层面上程式化原则的应用多于整体层面上的理论构建,故不易在学科内部产生一种普遍的理论指导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语言学家们普遍认为社会语言学应该采用一种创新和兼容并举的指导思想,从整合研究角度出发,考察语言使用过程中的文化差异和社会因素对语言的影响,发掘整理不同理论观点的内涵,力求在跨学科研究层面上形成有益的互补理论(Fasold 1992 Horvath 1998; Bolton 1992)。

因此,专家认为社会语言学在理论构建上有必要向自然科学看齐,创建科学规范的学科理论范式;其次,在解释社会语境中语言使用现象时有必要向哲学家看齐,注重寻求一般规律的解释(Lave &Wengen 1991, Holmes &Meyerhoff 1999);最后,有必要使形式分析与功能研究并存,变异理论与定性研究并举,繁荣社会语言学理论建设(Singh1996)。

3.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课题

社会语言学通常采用实地调查的方法,通过对语言材料的定量统计分析得出概率性的结论。它研究语言变量和社会变量的相关性,研究对象为社会方言或称社会变体,涉及的社会变量有社会阶层、年龄、性别等。研究开始,先要确定社会变量,然后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取得语料样本。收集语料的方法主要有访谈法、问卷法、观察法和实验法等(祝畹瑾 1992)。不管采用何种方法均要保证语料的真实性,排除干扰和偏见。然后要对收集到的语料进行分类和统计,最后做出适度的结论。

90年代以来,随着对学科发展的多元化和理论模式多样化的逐步认同,社会语言学在研究方法上有了显著的变化:注重研究内容与不同方法之间的有机结合;加强课题设计的科学论证;适当引入计量分析手段;强调跨学科整合式研究;分析话语群体的语言行为,找出言语行为的规律与模式,但从整体发展来看,与其它较为成熟的学科相比,在研究手段、内容、模式以及深度等方面都存在着缺

陷(杨永林 2001)。

今后,除了继续进行原有课题的研究以外,社会语言学将会开拓以下一些研究课题(戚雨村 1997):

(1) 语言结构变异的研究,如社会方言和城市方言,社会阶层对语言使用的影响,社会群体因社会地位、教育程度、不同年龄段、性别等因素而引起的在语言使用上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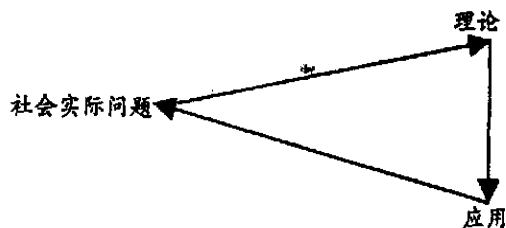
(2) 社会环境和言语行为关系的研究,如不同社会环境对言语活动的影响,在特定语域和使用域中人们使用语言的特点和语码转换的规律,各种专业语言(法律语言、医生语言、体育语言、广告语言等)的特点;

(3) 语言状况的研究,如一个国家或地区内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总和及其功能分布,语言和各种语言变体的功能分类;

(4) 双语(多语)现象和双言(多言)现象的研究,如社会群体和个体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以及一种语言不同变体的情况,人们的社会心理因素对上述语码的选择和制约,因语言接触而产生的混合语(皮钦语和克里奥尔语)及其形成和发展;

(5) 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研究,如按社会发展需要,制定出语言管理、语言教育和语文建设的规划,并确定语言政策加以实施,等等。

从目前情况看,应用的势头在不断加强。有人认为社会语言学可分为理论社会语言学和应用社会语言学。事实上,社会语言学所研究的多数是社会中的实际问题。所以舒伊(R. w. Shuy)认为用综合性三角形模式来表示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应用和实际问题的关系较为合适。



他还认为,社会语言学家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出发进行研究,但一般都要从实际问题出发,而且不论从哪一个角度出发都应是社会实际问题来决定理论和应用,因此必须对理论和应用同样加以重

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国外的社会语言学家十分重视实际工作,重视解决实际问题。

4.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意义

就理论分野而言,社会语言学研究属于功能一派。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语言现象与社会文化因素发生交互作用时,语言代码不再仅仅表示单纯语言学上的符号意义,而是蕴涵着复杂的社会因素和深刻的文化意义,语言学研究有必要对此进行描述和解释。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意义还在于其促进课程建设、重视应用研究、繁荣语言学研究这三个方面(杨永林 2001)。社会语言学自问世以来便受到广泛重视。其应用性研究也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重视,分别在法律语言、广告语言、诊断语言以及广义的语言教学和研究领域得到了充分实现。最后,社会语言学试图为语言实际使用中普遍存在的语言变异现象提供一种整合研讨模式与理论解释,特别是通过考察各种语言变体形式与社会文化影响之间的关系,旨在揭示言语行为与社会文化因素的互动模式,并对变异现象从多维角度进行说明和解释(杨永林 2001)。

由于社会语言学旨在结合社会研究语言,从而为语言学中诸如人类语言学,语用学,语篇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乃至在当今语言教学中运用最广的“交际法”教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思路,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使语言学跨学科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5. 结语

由此可见,社会语言学为语言学及其跨学科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视野和新的分析方法,从而丰富了语言科学的研究内容,加深了我们对语言本

质的了解,因此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参考文献:

- [1] Chomsky, N. 1995. Language and nature [J]. Mind 104: 1—16
- [2] Ervin—Tripp, S. 1971[1969]. Sociolinguistics [A]. In Joshua A. Fishman (ed.). Advances in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Vol. 1. [C]. The Hague: Mouton
- [3] Fasold, R. 1992. Sociolinguistics in Linguistics [A]. In K. Bolton & H. Kwok (eds.). Sociolinguistics Today: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C]. London: Routledge.
- [4] Fishman, J. A. 1972.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A. In P. P. Giglioli (ed.), Language and Social Context: Selected Readings [C]. Harmondsworth, England: Penguin.
- [5] Halliday, M. A. K. 1978. Language as a Social Semiotic [M]. London: Edward Arnold.
- [6] Malinowski, B. K. 1923. 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s [A]. Supplement to Charles K. Ogden & Ivor A. Richards (eds.). The Meaning of Meaning [C].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7] Sapir, E. 1921. Language [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8] 杨永林. 2000,《社会语言学》导读 [A]. 北京: 外研社/布莱克韦尔出版社
- [9] 杨永林. 2001, 评《社会语言学》一书——论学科发展问题 [J].《当代语言学》第三期。
- [10] 祝畹瑾. 1985,《社会语言学述评》,《外语教学与研究》第三期
- 注: 由于篇幅所限, 还有一些参考文献未能一一列出, 敬请作者见谅。